

SN 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劉基



著

选集



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刘 基散文选集

刘明今 选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基散文选集/刘明今选注;—3 版.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6
(百花散文书系.古代部分)
ISBN 978—7—5306—5396—8

I. 刘... II. 刘... III. 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明代 IV. I 264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86300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.25 插页2 字数135千字

2009年6月第3版

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定价:16.00元

编辑例言

一、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,根深叶茂。它和诗歌一样,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,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,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,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,特编辑这套“中国古代散文丛书”,作为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。

二、散文文体范围,代有嬗变,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,以抒情、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,下迄于清代。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,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,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、演变轨迹。

三、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:一为论文,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、文学活动外,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,分析、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、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。一为散文,每篇均附加题解、注释。

四、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,以论文帮助

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,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,两相印证,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,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,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,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。

五、每书所选散文,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,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、不同题材、风格的文学性散文,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。

六、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、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、出处、版本等外,还对作品写作背景、思想价值、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,加以简明的评述。

七、注释以疏解难字、难词以及典故、职官、器物、人名、地名等为主。对其重要者、用法特殊者,并援引出处或例句,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刘基和他的散文

刘明今

刘基在明代被誉为“开国文臣第一，渡江策士无双”（见明正德九年诰文）。说到“开国文臣第一”，或许迈有些争议，与刘基齐名的宋濂，在当时亦被誉为“开国文臣之首”。《明史·列传第十六》比较二人的特点云：“基雄迈有奇气，而濂自命儒者。基佐军中谋议，濂亦首用文学受知。”宋濂在《跋张孟兼文稿序后》曾语及刘基：“濂之友御史中丞刘基伯温，负气甚豪，恒不可一世士，常以屈强书生自命。一日，侍上于谨身殿，偶以文学之臣为问，伯温对曰：‘当今文章第一，舆论所属，实在翰林学士臣濂，华夷无间言者。次即臣基，不敢他有所让。’”刘基以文章第一让宋濂，或有自谦之意，然据《明史·宋濂传》记载，当时“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，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，四裔贡赋赏劳之仪，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，咸以委濂。……其勋业爵位不逮基，而一代礼乐制作，濂所裁定者居多。”据此可见，以明初文章之臣而论，宋濂第一，刘

基第二,乃是事实。然还必须注意,此“文章”乃指以文章黼黻皇猷、宏扬文治者,大多为应制、应酬之作,这些不仅不能代表文章之全部,从今日看来,甚至还不是刘、宋二人文章精华之所在。刘、宋的文章风格不同,刘基之文风格古拙奇崛,与朝廷庙堂制作的要求颇有距离,故而少写这类文章,这是必然的,而且刘基之长亦不在此。严格说来,刘基是经济(经邦济国)之臣,而非文章之臣,故就“渡江策士无双”而言,宋濂便不能与之较一日之短长。刘基是文学家,亦是政治家、军事家,其在政治学、军事学上的地位,甚至高过文学。这点我们在研读他的散文时,必然会有深切的感受,因为他的文章思想性特别强,一篇短的游记,一则小的寓言,往往含有丰富的经邦济国之理。

此外,说刘基或宋濂是“开国文臣之首”,这都是明人或后代历史学家的话,因为宋濂在元代没有做官,刘基做了小官,他们的功名事业都是在明代完成的,故历史学家把他们定为明代人是对的。然从文学而言呢?他们弃元投明之时都已近五十岁了,他们的大半生都是在元代度过的,文学创作的鼎盛期亦在元代。尤其是刘基,其入明之前已著有“托风月情怀,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”的《写情集》,“发物理之微,究人事之变,喻焉而当,辨焉而彰”的《郁离子》,以及“伤心悼古,牢笼百态,可以超迈当世”的《覆瓿集》,所著均词意酣畅,激愤慷慨而不能已。入明后,风格乃大变,有《犁眉公集》,宣德年间李时勉序之称:“若夫优游闲雅,托兴微婉,而有以尽其自得之趣者,则于是编见之。”本书按内容可观、文词可诵的标准选录刘基散文,所选十之九以上竟都是其入明之前的作品。

可见就文学史而言,刘基实在应算作元末的人为妥。他的文学创作大都立足于元末的社会现实,有所哀,有所愤,有所思,有所感,在在无不与当时社会动乱、百姓流离的现实相关切。因此,我们与其称他为“开国文臣第一”,倒不如称之为“末世文人第一”呢!

一 从山中民到帝王师

元武宗至大四年(1311)六月十五日子时,刘基诞生于处州青田(今浙江省文成县)武阳村。其时元王朝正处于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。朝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,倾轧不已。从公元1307年元成宗铁穆耳去世到1333年元末代皇帝顺宗妥欢帖睦尔即位,中间二十五年,竟更换了七个皇帝。于是权臣擅政,吏治腐败,天灾民变渐渐地多了起来。然而这些暂时和刘基还没有关系,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和平的环境中度过的。他的曾祖刘濠在宋末做过翰林掌书的官,宋亡后退居故里,曾掩护过当地的抗元斗争,其后家道渐衰。刘基自幼颖悟,少时即为时人所称。据《行状》记载,他曾求学于名儒郑复初之门,闻濂洛心法,被先生所器重。后应试赴京,在京肆中见有天文书一帙,“因阅之,翌日,即背诵如流。其人大惊,欲以书授公,公曰:‘已在吾胸中矣,无事于书也。’”及登进士第,授官江西高安县丞,又得到当时著名的诗人、“元四家”之一揭傒斯的赏识,许以为“济时器”。这三件事标志着刘基学问的三个方面:儒学、天文数术之学、文学。这三者对他日后的思想、人生、事业,均有重大的影响。

刘基于元顺帝元统元年(1333)中进士,其时二十三岁,三年后授高安县丞。可以说,刘基之登上仕途与元顺帝之践帝位是几乎同时的,然二人缘分则甚浅。顺帝在位凡三十五年,中间曾任脱脱为丞相,革除弊政,选用贤良,一度似有中兴之兆。刘基起先也效忠于元朝,以安邦济国为己任。然因为他是南人,不获重用;更因为他生性“说直”,“发奸擿伏,不畏强御”,而不为蒙古贵族所喜。故虽三次出仕,三次均是地方小吏,从来没有当过京官,与元顺帝也就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。这对元顺帝来说是失人,失去了或可延缓元帝国倾覆命运的人才;对刘基来说,则未始不是因祸得福,免于陷得过深而成为元帝国的殉葬品。就在顺帝一朝,刘基经历了由效忠元王朝到辅佐朱元璋推翻元王朝的过程。这个过程是长期的、渐进的,也是充满了矛盾与痛苦的。

刘基在顺帝朝曾三次出仕,三次罢退。据《行状》记载,第一次于顺帝至元二年(1336)以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,“以廉节著名”,惩奸除暴,得罪了不少地方豪绅。三年后江西行省辟为掾史,又“以说直闻”。次年“与幕官议事不合,遂投劾去”。在家乡生活了九年。顺帝至正九年(1349),乃第二次出仕,任江浙儒学副提举,为行省考试官。“顷之,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,为台宪所阻,遂移文决去。”这一次做官,前后不到一年时间,然先后在杭州住了四年。三年后,被江浙行省辟为元帅府都事,佐戎浙东,此为刘基第三次出仕。与前二次不同,不是担任行政、教育之职,而是参与了军事。这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形势有关,而直接原因则是征伐浙东方国珍起事。方

国珍世以贩盐浮海为业，于元至正八年（1348）率众数千夺取了官府的漕粮船只，并攻打浙东沿海一带，后屡降屡反，以求高官。刘基对方氏的态度是：徐党胁从可招安，方氏兄弟掠平民、杀官吏，当捕而斩之。然方氏以重购买通了朝廷，结果朝廷接受方氏投降，授之以官，并切责刘基擅作威福，罢其都事之职，羁管于绍兴。这样，刘基在绍兴住了两年多，至正十六年（1356）始恢复原职，次年授行枢密院经历，与行院判石末宜孙守处州。又次年授行省郎中。然因对招安方国珍一事始终与上司意见不合，有军功亦不被记录。终于，刘基对效忠元朝廷绝望了。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，乃第三次去官。

刘基有《沁园春》词一首抒写当时的心情：“万里封侯，八珍鼎食，何如故乡？奈狐狸夜啸，腥风满地，蛟螭尽舞，平陆沉江。中泽哀鸿，苞荆集鸱，软尽平生铁石肠。凭栏看，但云霓明天，烟草苍茫。”此为上阙，写尽了血雨腥风动荡的时局。自己功名事业无望，百姓备受流离涂炭，对此刘基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去官了，还乡了，但他并没有消沉，并不甘失落，要待时而动。下阙接下写道：“不须踽踽凉凉，盖世功名百战场。笑扬雄寂寞，刘伶沉湎，嵇生纵诞，贺老清狂。江左夷吾，隆中诸葛，济弱扶危计甚长。桑榆外，有轻阴乍起，未是斜阳。”他不愿效刘伶、嵇康等狂诞以避世，而以拓疆创业的王导、诸葛亮自许，相信失之东隅，不妨收之桑榆，世事终有可为。轻阴薄日，还不到真正日落西山的地步。在写这首词时，他是否已下决心背离元朝廷，还不能断言。

从仕元到叛元，这一步在刘基以及当时所有的士人

们来说都是相当艰巨而难以迈出的一步。因为这一步意味着造反，一个人，甚至全家、全族的生死荣辱都系于这一步之间。相传当时刘基的一部分族人见刘基造反了，生怕受到牵连，便改姓为“滑”，迁居许昌以避祸（见徐渭《童氏族谱序》）。刘基背离元室的念头当早已有之，据《行状》记载，他在第二次去官后曾游西湖，见有“异云起西北，光映湖水中”。诸友以为庆云，刘基独曰：“此天子气也，应在金陵，十年后，有王者起其下，我当辅之。”此或后人附会之词，真要付之于行动，必待诸客观因素成熟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每逢改朝换代豪杰纷起的时候，“君择臣，臣亦择君，”选择对了，会成为开国功臣、王者师；错了，便是乱臣贼子、阶下囚。刘基第三次去官后一年（1359），朱元璋曾遣使以币聘之，刘基不应；再一年（1360），朱元璋又遣使二次来聘，刘基始应之，与处州叶琛、龙泉章溢二友一起到了金陵。

至金陵，刘基首陈《时务十八策》，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、各方力量对比及应采取的策略。他之所以应朱元璋聘，完全是从佐成帝业、统一中国、安抚百姓的角度出发的，故在家乡虽有一定的兵力，丝毫不引以自重，仍只身一人前往金陵。先曾有人劝他据括苍、略金华，在浙东自立为王。他拒绝说：“吾平生愤方国珍、张士诚辈所为，今用子计，与彼何殊耶？”他认为方国珍、张士诚等人割地为王，私心重，目光短浅，俱无足成大事，故劝朱元璋脱离小明王韩林儿，独树一帜，以金陵为据点，取威制敌，以成王业。他分析指出：江浙一带虽然富庶，然盘踞其地的张士诚兵弱，是不图进取的自守之虏，不足为虑。而占

据长江中上游的陈友谅则是个野心很大的人,时刻会引兵东下,对金陵造成威胁。故应先讨平陈友谅,陈氏既灭,取张士诚如探囊取物耳。在南方平定之后,再举兵北伐,问鼎中原。此后朱元璋正是按照刘基所制定的战略方针,于公元1363年消灭陈友谅,1367年攻陷苏州,俘虏张士诚,1368年攻克元王朝首都大都,统一了中国。在近十年征战的过程中,朱元璋一直对刘基很信赖,刘基亦“知无不言,遇急难,勇气奋发”。金陵解围之战、彭蠡决胜之役,刘基的决策帷幄,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,因此朱元璋称刘基:“吾子房(张良)也。”吴元年(1364)以为太史令,称帝后,任为御史令。洪武三年(1370)迁弘文馆学士,十一月大封功臣,授刘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、资善大夫、上护军,封诚意伯。至是,刘基终于从一介山中之民成为佐成帝业的王者之师,其功业较之“江左夷吾,隆中诸葛”并无逊色。

与诸葛亮相似,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言谈中,刘基还是一位识阴阳、能知未来之事的神秘色彩极浓的人物。《明史》本传称:帝“每召基,辄屏人密语移时”,“顾帷幄语莫能详,而世所传为神奇,多阴阳风角之说。”不必讳言,刘基善观天象,且常以天象与人事相附会。今其集所存《御宝诏书》即称他:“居则每匡治道,动则仰观乾象,察列宿之经纬,验日月之休光,发踪指示,三军无往不克。”这或许是他为了取信于众,而给自己的谋略加上一些神秘的色彩,这也是古代谋士的惯伎。在江西征战时,朱元璋曾给他一封信说:“克期回得教墨,谕以六七月间举兵用事,不利先动,当候土木顺行,金星出现则可。使愚一见教

音，身心勇跃，足不敢前。”想必朱元璋有冒进之意，刘基欲阻止他，故假天象以告之。又如洪武四年朱元璋尝手书问之：“今秋天鸣震动，日中黑子，或二或三或一，日日有之，更不知灾祸何年月日至，卿山中或有深知历数者、知休咎者，与之共论，封来。”刘基作书复之：“大意以为霜雪之后，必有阳春，今国威已立，自宜少济以宽。”先是建国之先，刘基曾建言称：“宋、元以来，宽纵日久，当使纪纲振肃，而后惠政可施。”希望朱元璋注意整顿吏治，勿宽贷诸大夫枉法事。此时见严刑峻法过甚，乃假天变，劝朱元璋“少济以宽”。其实，刘基对天象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唯物的，并不谎言妖异。《郁离子》有“天裂地动”一则，释地动之因曰：“然则地之动也，非其自动也，由其所丽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。犹舟之在水，其动也由乎水，非舟之自动也。”他悬测地表浮在岩浆之上，因岩浆的活动造成地震，这样的思路不是相当的科学吗？

刘基既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，立国之初，颇留意于立法定制。朱元璋去凤阳，刘基留守在京，乃命宪司纠察诸道，弹劾无所避。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当死，丞相李善长为之说情，刘基不听，乃得罪李善长。李善长衔之，以事陷刘基，未果。后李善长遭谴，刘基却向朱元璋劝说道：“李公勋旧，且能辑和诸将。”朱元璋说：“是数欲害汝，汝乃为之地耶？”后李善长罢相，朱元璋准备从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诸人中选择，以问刘基。刘基不问亲疏，在分析各人短长之后，一一表示反对。然朱元璋没有听从，依次起用诸人。后果不出所料，先后都出了问题，朱元璋乃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满朝有党，惟刘基不党。”

刘基对于个人名利地位一直比较淡薄,他虽没有如范蠡、张良那样功成立即身退,但一直有意谦抑。朱元璋因其功累,欲给他加官进爵,他对曰:“陛下乃天授,臣何敢贪天之功!”后开国诸勋臣中淮西与浙东集团纷争不已,朱元璋对群臣的猜忌也愈来愈甚,刘基乃于洪武四年(1371)被赐归老乡里。他在青田山中,日惟饮酒弈棋,以为韬晦,然仍未能免祸。浙江温州与福建交界处有地名谈洋,常为贩私盐者所聚,刘基曾建议设立巡检司守之。此时适有逃军据之作乱,地方官匿而不报,刘基乃遣其子刘璉至京师,不经过中书省就直接上奏。于是左丞胡惟庸乃挟嫌诬告刘基,说他因看中了谈洋之地有王气,图以为墓,乃设巡检逐民。朱元璋半信半疑,削去了刘基的俸禄。刘基为此亲至金陵谢罪。不久,胡惟庸升任丞相,刘基愤恚益增,疾作。洪武八年(1375)正月,胡惟庸遣医来视疾,刘基吃了两帖药后,病更加重,有物积腹中如拳石。三月辞京还乡,四月十六日病卒。终年六十五岁。刘基之死是否为胡惟庸所害,今日已不可确证,然当时人们都是这样认为的。五年后,中丞涂节检举胡惟庸谋反案,即谈到毒死刘基事。后来朱元璋接见刘基次子刘璟,也这样说:“后来胡家结党,他吃了他下的蛊,只见一日来和我说,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,怛惊着不好。我着人送他回去,家里死了。”(《诚意伯次子阁门使刘仲璟遇恩录》)

二 忧世情结

刘基的一生,曲折而辉煌,虽饱经忧患,然盖棺论定,

或治迹，或武略，或文章，或人品，竟无遗憾可言。在明代曾有少数迂执的人，以仕元疑之，既仕于元，为何不为元皇帝守臣子之节？这在今日看来已绝不成问题了，然正是这一点，却体现了刘基思想中相当可贵的一种精神——忧世情结。

刘基在元末曾三次出仕，三次罢归。特别是第三次出任浙东元帅府都事一职，中间因意见不合，在绍兴被拘管了两年多，后来又以原职复官，参与了“围剿”山寇的战事。为什么刘基如此执拗地要做官？难道就不能像宋濂那样见世乱不可为，就戢影乡园，独善其身，甚至入仙华山当道士呢？元末东南一带的才士墨客，如杨维桢、倪瓒、顾瑛，以及以高启为首的北郭十子等，大都以诗酒为友，优哉游哉，消极地逃避浊乱的社会现实，刘基为什么与他们截然不同呢？要说效忠元室，刘基还比不上杨维桢。朱元璋统一天下后，曾召杨维桢进京，杨维桢赋《老客妇谣》：“少年嫁夫甚分明，夫死犹存旧箕帚。”表示尽忠元室、不事二主的决心。那么刘基为什么先前三仕于元，转而又迅速地投奔朱元璋，佐明亡元呢？一种解释是热中于个人功名地位，但刘基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后来曾多次谢绝相位及封赏，就很说明问题。他当官一直有廉直声，没有积蓄什么私产。晚年养老归故里，生活一如平常百姓。在这点上，刘基颇有些像孔老夫子，为什么孔子要汲汲地奔走列国呢？为的是要行其道于天下，实现其政治理想。所谓“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刘基亦是要行其道于天下，其《郁离子》有《忧时》篇云：“郁离子忧，须麋进曰：‘道之不行，命也，夫子何忧

乎？’郁离子曰：‘非为是也，吾忧夫航沧溟者之无舵工也。夫沧溟者，波涛之所积也，风雨之所出也，鲸鲵蛟蜃于是乎集。夫其负锋铍而含铓锷者，孰不有所俟？今弗虑也，旦夕有动，予将安所适乎？’”他忧时，忧天下动乱局面难以收拾，这与忧“道之不行”其实是一回事，因为刘基心目中的道，正是致天下于太平的王道。

刘基有一首很特别的长篇歌行《二鬼》，借助神话故事，以丰富的想像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的追求。其内容大致如下：盘古开天辟地时，造作了江海山岳、日月五星。日月循环往复，乃命二鬼结璘、郁仪以守之。二鬼司日月有功，天帝许其到人间游戏一番。不料此时宇宙忽然变异，六月雨雪，蛇头生角，天帝左右无人扶持，被虫蚋咬伤，眼睛也看不见了。二鬼此时乃自告奋勇，救治天帝，去其眼翳，洗其肠胃。又趁天帝养伤之时，重新整顿世界秩序，使鸟必生凤凰，不育鸱枭；兽必生麒麟，而无虎豹；老百姓则“悉蹈礼义，遵父师”，“敬习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诗》”，“雍雍熙熙，不冻不饥，避刑远罪趋祥祺”。不意计划还未实行，已遭天帝忌恨，被拘禁了起来。读了这首诗，很自然地会想起屈原的《离骚》：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“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。”拳拳之心，如出一辙。只是屈原把治理整顿楚国与对楚王的忠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事业不成，不能得到楚王的信用，便只有一条路：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。”刘基则不然，生活于元王朝种族歧视政策之下，身为南人，没有必要非尽忠于元皇室不可。“是故君子之生于世也，为其所可为，不为其所不可为而已。”

《戚之次且》从忧时出发，目标是致天下于太平。当元王朝犹有可为，自然尽力为之；当元王朝已无可挽救，不能再收拾这一片残局，自然不妨改弦易辙，另寻可以致天下于太平的明主。

这一忧时情结，既是理解刘基一生行动的关键，也是理解其诗文创作的一个制高点。刘基的散文体裁很丰富，除别具一格的寓言《郁离子》外，赠序、文序、游记、题跋、杂说、碑铭等无所不有；其题材亦相当广泛，三教九流，无不涉及，从蒙古贵族到和尚、乞丐、贩夫、走卒之徒，他都与之有往来，且笔之于文章。然不论写什么、用什么体裁写，有一点是他始终不能忘怀的，那便是“忧时”。他有一朋友喜欢下棋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送他，文中称赞下棋之道与用兵之道相合，“知缓急存亡，进退取舍。有乘机应变，攻守之法，避实击虚，投间抵隙，兼弱取乱之道，无所不备”。篇尾云：“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棋，人无与敌焉。吾每惜其用心之专，而惧其无益于用也。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语之。方今寇盗窃发，武夫环视如林，无或能出一谋、发一虑，生能基之策乎？使不旷日糜粟，以忧农民，不亦伟哉！”（《赠弈棋相子先序》）篇末异峰突起，文章写得相当有力，然说来说去并不是鼓励对方精研棋道，而希望对方把下棋之道用之于兵，为朝廷平定“寇乱”出力。又如写《鱼乐轩记》，在辨鱼游湖海与鱼游池沼之乐时说：“今夫洿泽之间，数罟不禁，缁罔如云，鲛人蜃夫，鼓橈生风；猿獼鸛鸛，鸛鸛成群，利觜长骹，没渊泉，掀波涛，无隐弗留，蛄蚶登于庖厨，鰕螯殁于胎卵，患害日至而无所避，优游云乎哉！则又曷若处此之为乐也。”这哪里是写鱼？